

- 一、庭園巡禮
- 二、蒼蠅與我
- 三、梧桐樹
- 四、你創造了世界
- 五、父親回來時
- 六、習慣誤人
- 七、擁有與享有
- 八、生活的腳步
- 九、活在快樂中
- 十、在冬天燃燒的樹

一、庭園的巡禮

林文月

臺北的早春午後，不下雨的時候，雖然有些料峭薄寒，但是天空蔚藍，雲端還有璀璨的陽光。

站在中山南路的宏偉正門之下，呈現與眼前的是平坦的廣場、筆直的大道。寬敞的大路是淨白的，遠遠望過去，更潔白的臺階層層上升。而在臺階的頂端，白色大理石的四壁，寶藍色琉璃瓦的敦厚建築物，便是整個公園的重心——中正紀念館。

此地鬧中取靜，儘可以放慢步伐，從容優遊。

走在白色的瞻仰大道上，向右看，綠草如茵，修剪整齊的綠色草坪上，有紫紅色的法國紅荳草與各色花卉構成的花壇，整齊連綿的圖案伸展向前方；稍遠處，看得見花木扶疏，假山岩石，池塘拱橋，隱約其間；視界的終點則止於更遠方的一長排藍頂白色的圍牆。向左看，近處是一片與左側對稱的草坪和花壇；再過去，白水滿春塘，池面正映著早春午後的陽光，晃朗耀目。兩邊的景象彷彿勻稱而參差，同中有異，異中有同，清趣無窮，耐人尋味。

瀏覽比較之間，不覺已經走了長長的一段路，來到有瑞雲扶雕的臺階下。

於是拾級而上，層層登高，終於站立在紀念館前的寬廣臺上。一陣涼風吹來，正好拂去鼻尖上浸出的汗珠兒。登高遠眺，再看一看方才踏過的履痕：大道如砥而甚夷，莊嚴肅穆的三層基臺拱門遙相對著，琉璃瓦下潔白的牌樓上方書寫著工整的九成宮體「大中至正」四字，墨色猶新。仔細端詳才發現，原來那左右對稱的兩大片長方形草坪上的花壇。正是連綿不絕的如意圖案，翠紅分明，典雅而鮮麗。

順著觀臺四周的欄干繞到館後，雲興霞蔚，臺北市容，盡收眼底。遂徐徐步下石階。背後的景象，較諸正面的壯觀，又另有一番不同風味，是單純靈秀的視感世界。

二、蒼蠅與我

林文月

我大概是有一會兒功夫心不在焉的罷，抑或是太專注在想一些什麼事情，所以沒有注意到蒼蠅的存在；也可能是牠太安靜，沒有引起我的注意。牠在淨白的桌面上，離我三尺許遠處，看來就像個黑點，頂多也只像一顆遺落的瓜子，不像是一隻蒼蠅，尤其更不像方才那隻狡黠囂張的蒼蠅。

我躡足去取來蒼蠅拍子。心想，現在要打死牠，應該比較容易，也不必擔心會打翻桌上的湯肴碗盤。於是，屏住氣悄悄地舉起那綠色塑膠製的蒼蠅拍子。對於蒼蠅、螞蟻一類可惡的小蟲，我從來既不同情也不害怕；對於毛蟲、蟑螂之屬，雖然也同樣的憎恨，卻不免有些害怕的心理；至於像蛤蟆、老鼠輩，卻是亦恨亦懼，不要說想打死牠們的念頭不敢有，連死的都怕看見。我大概是相信人為萬物之靈，一切有害於人者皆可殲滅，卻又有些欺小怕大之嫌。

自忖在舉起蒼蠅拍子之時，平時所自恃的仁慈已消失殆盡，恐怕全身已充滿了殺氣騰騰。我準備與蒼蠅展開一場轟轟烈烈的追捕廝殺，而後將其置諸死地。然而，出乎意外的，牠竟然像白紙上的一點墨跡，一動也不動地停留在原處。

我緩緩地放下武器。倒非突然對敵人產生憐憫寬恕或愛心——我說過，我是憎恨蒼蠅的，只是，面對著全然不抵抗也不逃避的敵人，鬥志急速地冷卻了。

慢慢的，好奇心取代了憎惡，我坐下來觀察蒼蠅。

這一隻蒼蠅應該就是晚餐時亂飛亂闖的那一隻罷？我是由那不大不小的形體猜測判斷的。何況，窗上全都安裝著細紗網，防範甚嚴，平時家中難得會飛進蒼蠅來，所以應該不會是另外一隻蒼蠅才對。可是，我發現自己對於蒼蠅的認識實在太少，如何辨別兩隻蒼蠅之間的異同呢？這種微不足道昆蟲，其實或許也有各自的面貌身段特色，只是大部分的人都像我這般自以為是，把牠們看做一個樣子也說不定。不知道從蒼蠅眼中看出來的人類是否也是一個模樣呢？或許牠所看到的我，也只是一個「人」而已。

三、梧桐樹

豐子愷

寓樓的窗前有好幾株梧桐樹。這些都是鄰家院子裡的東西，但在形式上是我所有的。因為它們和我隔著適當的距離，好像是專門種給我看的。它們的主人，對於它們的局部狀態也許比我看清楚；但是對於它們的全體容貌，恐怕始終沒看清楚呢？因為這必須隔著相當的距離方才看見。唐人詩云：「山遠始為容。」我以為樹亦如此。自初夏至今，這幾株梧桐樹在我面前濃妝淡抹，顯出了種種的容貌。

當春盡夏初，我眼看見新桐初乳的光景。那些嫩黃的小葉子一簇簇地頂在禿枝頭上，好像一堂樹燈，又好像小學生的剪貼圖案，布置均勻而帶幼稚氣。植物的生葉，也有種種技巧：有的新陳代謝，瞞過了人的眼睛而在暗中偷換青黃。有的微乎其微，漸乎其漸，使人不覺察其由禿枝變成綠葉，只有梧桐樹的生葉，技巧最為拙劣，但態度最為坦白。它們的枝頭疏而粗，它們的葉子平而大。葉子一生，全樹顯然變容。

在夏天，我又眼看見綠葉成蔭的光景。那些團扇大的葉片，長得密密層層，望去不留一線空隙，好像一個大綠障；又好像圖案畫中的一座青山。在我所常見的庭院植物中，葉子之大，除了芭蕉以外，恐怕無過於梧桐了。芭蕉葉形狀雖大，數目不多，那丁香結要過好幾天才展開一張葉子來，全樹的葉子寥寥可數。梧桐葉雖不及它大，可是數目繁多。那豬耳朵一般的東西，重重疊疊地掛著，一直從低枝上掛到樹頂。窗前擺了幾枝梧桐，我覺得綠意實在太多了。古人說「芭蕉分綠上窗紗」，眼光未免太低，只是階前窗下的所見而已。若登樓眺望，芭蕉便落在眼底，應見「梧桐分綠上窗紗」了。

一個月以來，我又眼看見梧桐葉落的光景。樣子真淒慘呢！最初綠色黑暗起來，變成墨綠；後來又由墨綠轉成焦黃；北風一吹，它們大驚小怪地鬧將起來，大大的黃葉便開始辭枝——起初突然地落脫一兩張來；後來成群地飛下一大批來，好像誰從高樓上丟下來的東西。枝頭漸漸地虛空了，露出樹後面的房屋來、終於只剩幾根枝條，回復了春初的面目。這幾天它們空手站在我的窗前，好像曾經娶妻生子而家破人亡了的光棍，樣子怪可憐的！我想起了古人的詩：「高高山頭樹，風吹葉落去。一去數千里，何當還故處？」現在倘要搜集它們的一切落葉來，使它們一齊變綠，重還故枝，回復夏日的光景，即使仗了世間一切支配者的勢力，盡了世間一切機械的效能，也是不可能的事了！回黃轉綠世間多，但象徵悲哀的莫如落葉，尤其是梧桐的落葉。

但它們的主人，恐怕沒有感到這種悲哀。因為他們雖然種植了它們，所有了它們，但都沒有看見上述的種種光景。他們只是坐在窗下瞧瞧它們的根幹，站在階前仰望它們的枝葉，為它們擋擋落葉而已，何從看見它們的容貌呢？何從感到它們的象徵呢？可知自然是不能被占有的。

四、你創造了世界

王溢嘉

與一個年輕作家閒聊，談起小說創作和人生經驗的問題，對方忽然意味深長地說：「不知道是不是海明威說的，不幸的童年是一個作家最好的磨練。」

是誰說的並不重要，的確有這樣的看法。不是也有人說：「創作是苦悶的象徵」嗎？在小說家中，一臉不幸的似乎比一臉幸福的要來得多。

但眼前的他似乎一臉幸福，最少我知道，他有相當優渥的童年。他的意思好像在說：「那我不是錯過自我磨練的最好時機了嗎？」看來他是希望擁抱不幸了。

我打趣地說：「你想要擁有一個不幸的童年，永遠不會嫌太遲。」

因為童年到底是快樂還是悲慘，有一大部分跟小說一樣，主要來自當事者的「創作」。弗蘭克是知名的意義治療學家，很喜歡爬山。他說有一次邀一位教授去爬山，那位教授一聽到「爬山」，立刻露出痛苦的臉色，隨即不好意思地解釋「這都是受到童年經驗的影響」，因為童年時，他父親老是拉著他去爬山，而使他對爬山心生怨恨，覺得那是他童年時代最不幸的經驗。

但弗蘭克卻告訴那位教授說，小時候他父親也老是拉著他去爬山，結果卻使他喜歡了山，和父親去爬山是他童年時最幸福的經驗。他現在之所以喜歡爬山，也是「受到童年經驗的影響」。

這就是「你想要擁有一個不幸的童年，永遠不會嫌太遲」的意思，因為每個人都可以對同樣的童年經驗做出不同的解釋，別人認為很幸福的經驗，你也可以將它解釋成很不幸。

有人一再提醒我們：「童年塑造了你」。弗蘭克和那位教授雖然有著類似的童年經驗，但因為兩個人的感受和解釋不同，而有了不同的童年回憶，而且還對他們往後的人生產生了不同的意義和影響。所以，其實是「你塑造了自己的童年」。

有人說：「上帝創造了人類」，但有人卻說：「人類創造了上帝」。因為上帝是否存在？是何模樣？端賴你怎麼想。

同樣的，對「父母創造了你」、「環境決定了你」、「老師塑造了你」等等說法，將它們翻轉過來，說成「你創造了父母」、「你決定了環境」、「你塑造了老師」也都能成立，而且可能更適合個人的情況。因為父母是否慈愛、環境是好是壞、老師是讓人懷念或令人感冒，端視你這個人對他們有什麼感受，做了什麼樣的解釋。

這也正是詩人惠特曼所說的：「整個宇宙的理論受到單獨一人的控制，那個人就是你」，它其實是佛家「萬象唯心現，萬法唯心造」的另一種說法。沒錯，宇宙中有太多太多外在的客觀真實，但你要怎麼感受、如何解釋它們，卻完全來自你內心的創造。

五、父親回家時

詹宏志

依稀有一股累積的尿意壓迫，我悠悠醒轉，睡意仍濃，卻發現天已經亮了。我躺在床上掙扎著要不要起床，卻突然感覺到家裡瀰漫一種異常謹慎的氣氛；從門外交織穿梭的輕微腳步聲，我察覺媽媽和阿姨的腳步都比平日輕細而小心。

心裡凜然一驚，我立刻翻身爬起來，躡手躡腳走到紙門旁邊，輕輕拉開一條細縫，向另一個房間張望。果然，隔壁臥房的榻榻米上，一床紅被面的厚棉被裹著一個聳起的人形，不遠處的矮几上，一個木頭煙灰缸已經醒目擺在那裡，這一切跡象都說明，父親在昨天夜裡某個時候，已經回來了。

我應該高興還是害怕？

也許應該害怕。父親倒是不曾對我們疾言厲色，他永遠只是坐在炭爐旁，帶著微笑，默默抽著煙，旁邊放著只有他回來才會拿出來的木頭煙灰缸，還有一杯永遠會被添滿水的專用茶杯。但這一段時間，母親和照顧我們的三阿姨、六阿姨會變得比平常嚴厲，她們好像都怕父親生氣，一面喝斥我們頑皮，一面用眼角偷偷瞄著父親的表情，但父親永遠只是莫測高深地微笑著。

也許我更應該高興。父親回來總會帶一些糕點或零食給我們，其中最令人興奮的，是一種從台北麗華餅店買回來的小西點，鬆軟的餅皮是誘人的咖啡色，香甜的內餡則是金黃色的奶酥，約莫半個雞蛋大小，一口可以下肚，可是我們都捨不得，一小口一小口地嚙咬著，希望這種甜美的享受能夠持久一些。

父親在遙遠的山區煤礦場工作，他既是規劃開採隧道的工程師，又是管理生產與銷售的礦場場長，大部分的時間他要待在山區礦場裡，其他時間他又要奔波於政府機關、投資老闆、以及煤炭買主的酬酢中，幾乎每隔四十天才能回來一次。但奇怪的，父親從來沒有在我清醒的時間走進家門，每次總在我入睡以後，我都是在某個早上醒來發現情況有異，才知道他回來了。而我也很少看到他離開家門的樣子。也是另一個醒來的早上，家裡的氣氛突然鬆弛了，彷彿警報解除了，權威的男主人走了，家裡又恢復母親、阿姨、小孩們平淡的日常生活。

那是四十年以前的事了。在那個安靜平凡的時代裡，相對於街坊鄰人，父親旅行遙遠，交遊廣闊，看到的人和接觸的事，常常超乎我們的想像。

六、習慣誤人

傅佩榮

就像日出日落遵循一定的軌道，人也會發展出一套規則的生活方式，然後習以為常；這就是所謂的習慣。

習慣使人產生熟悉感與安全感，但是它也加深了人的惰性，使人居安而不思危，甚至浪費天賦的才幹，錯過難得的機會。這種情形可以用下述故事來說明。

傳說中，在黑海畔的鵝卵石有一顆是「點金石」。這顆點金石的外形無異於其它石頭，只是觸手生溫，不難辨認。一個尋寶人知道這個秘密之後，就開始一顆顆的撿起這些石頭，只要是冷的石頭就往深海處扔去，久而久之成了習慣。過了三年，他仍努力不懈。有一天早晨，他撿起一顆石頭，雖然感覺溫暖暖的，他還是將它往深海處扔去。因為他已經養成牢不可改的習慣了。他不知不覺地隨從習慣的指示，結果竟錯過了多年追求的目標。

人生最可悲的事，就是習慣於失敗、習慣於認命、習慣於惡行，與習慣於庸俗。因為，雖然人生充滿困難，雖然人生難免有挫折與失敗，雖然人生難免犯錯，難免隨俗浮沉，但是人生的目的與終向卻絕非如此。我們絕不能讓這些消極的現象成為習慣，讓生命的試卷一片空白。只要舉目四顧，我們可以發現處處有人成功；同時捫心自問，我們也可以察覺自己內在有一股奮發上進的衝動。

因為，生命是可以改變的，習慣是可以突破的。

歡愉可以取代哀愁，成功可以取代失敗，富足可以取代貧困，信心可以取代怯弱，自由可以取代恐懼。但是，最重要的「取代」，則是以肯定內在的強大力量來取代因循苟且的不良習慣。習慣像一圈繭，要突破它才能幻化為美麗的蝴蝶，才能再創造新起的生命。

許多偉大的發明家都是年輕人，因為他們尚未受困於習慣。但是年齡越大想要脫離習慣的束縛就越困難。因此，養成良好的習慣極為重要。

所謂良好的習慣，像生活方面的固定運動與作息，可以保持健康的身體；像知識方面的吸收新知與認真思考，可以培養成熟的心智；像道德方面的勇於改過與日進其德，可以造就偉大的人格。人的身體難免隨著生理機能的變化而日漸衰老，但是人的心智與人格卻可以不斷發展成長，達到非常完美的境界。

對一個渴望成功的人來說，定期檢查自己的習慣是非常重要的。因為不知不覺中形成的習慣，常常是成功的絆腳石；失敗了可以再嘗試，但是必須找出失敗的原因。

七、擁有與享有

黃永武

許多人以為只要「擁有」就等於「享有」了，其實誰出生於世間，都「擁有」了大地風月，但有幾人真能「享有」了它？

「擁有」與「享有」是有很大不同的，試舉金錢為例，「擁有金錢」的可能是金錢的奴僕，而「享有金錢」的才是金錢的主人。對生活品質毫無改善，而只對著存款簿上累進的數目神秘微笑的；對日常生活無理地儉省，錢永遠欠缺不夠一點，不然又可以再拼湊成一張股票一紙地契的；又或者錢多得不知怎樣使用，還在盲目愛錢，錢本來是生活的工具，卻變成了生活目的，還一味在為錢擔驚受怕的，都是錢的奴隸，像馱了黃金卻只會吃草的疲累驢子，只算擁有一堆銅臭吧？而必須是懂得正確使用，能將錢變為人生實質上快樂的人，才叫做「享有」。阮鏞詩道「解用青銅臭亦香」，能解用享有，做金錢的主人，銅臭才是香的，

有人「擁有」了一棟大房子，布置了園林景觀，但是自己忙著早出晚歸，奔命於唯一的事務——賺錢，縱使有綠草喬木，根本看不見，內心塞滿了事累物役，好像在桎梏裡，永遠好苦好累，哪來樂趣？而另有人，雖只是身居斗室，卻把東窗與南窗，看作晝夜展現的兩幅奇畫，日出時紅光映檻，月滿時樹影半橫，晷移景換，那天然巧景任由有福人賞玩不盡，每天是好美好舒適。大房子的擁有者，與斗室的享有者，苦樂的差別竟如此大。

就高雅的讀書來說，有人日擁書城，插架盈壁，但一拋開書本卡片，馬上像個瞎子，這種人只是倚著書堆作窠白罷了，擁有些書來虛張聲勢，內心也不會有什麼樂趣。前人說過：「窮搜千卷，不如融會一得」，必須內心有所融會，自生新意，不只是口耳之間的謄抄轉錄，改變「以書讀書」為「以我讀書」，才算做了書的主人。一旦靈心濬發，使數年的追琢漸摩，產生快慰的收穫，這才是享有式的讀書，擁有與享有，又有如此高下的差別。

推廣到抽象的「親情」「生命」上來說，人人天生都擁有了親情，但幾人能充份地享有著親情？兄弟之間，「一回相見一回老，能得幾時為弟兄？」你珍惜了嗎？生命如流水，必須選擇有意義的事去做，做自己命運的主人，不然「年年作事年年悔，又恐年年悔過年」，徒然擁有了生命，卻浪費了生命，空有耳目手足，空有山川風月，空有父母兄弟，一切都覺得平板無趣，甚至累贅怨懟？何曾能享受人生的樂趣呢？

富蘭克林說得好：「財富不屬於『擁有』它的人，只屬於『享有』它的人！」其實何啻財富如此，書冊也如此，親情與生命無一不是如此啊！

八、生活的腳步

羅蘭

生活有時是一個大的樂章，有時是一首組曲，有時是一支短歌，但更多的時候，它是慢吞吞、猶豫不決的咏嘆調。

當它是一個大樂章的時候最宏壯。你先已搜集了該用的音符，想好了主題，加上了調號，決定了節拍及表情，然後你投入那如海的音浪與聲濤裡，去體嘗並提供一份繁華，一份熱烈，一份奔騰活躍的哀樂悲歡。於是，你每分每秒都在生活，都在呼吸，都在感受，也都在發揮。你沒有猶豫等待徬徨無措的時刻，它是一個大浪，推動一連串的日子，湧起一個有力的高峰。

在這一連串水花四濺的日子裡，包含著雄壯的主題及變奏。當時，你沒有工夫去回顧它的苦樂，過後你才聽到它的迴響——那也許是良辰美景的歡歌，也許是艱苦辛勞的悲嘆，也許是一場動心不已的戀情，也許是一幕傷心悲泣的愛的失落。主調也許是長征的號角，也許是郊野的牧笛。無論它是哀樂悲歡，它總是掌握了你生命一大段落。它是一整章的大曲，曾經長時間的充滿了你的每一個時辰。

每一天有不同的色調，當它是一首組曲的時候也很愉悅，它雖沒有整年的奔忙，但不缺少小小的事情可做。每一天有不同的色調，有時它是一片藍藍的寧靜，那是和知友品茗閒談的時候。有時它是一片綠綠的安恬，那是到鄉間欣賞野趣的時候。也有時是一片白白的遼闊，那是閑坐階前，仰望浮雲，任靈思馳騁的時刻。還有時它是一抹淡淡粉紅色的甜潤，有一首愛的詩歌喚醒你，撫慰你，給你一點如同夏季飲料般的清新。也有時它是一片艷紅與寶藍的濃濃的繁華，你暫時捲入小喇叭或薩克斯風的嘶喊裡，讓鼓聲與吉他的「聽啞」堆擁起大半個頹廢的夜。或者還有時它是一片土棕色的辛勤，讓你支付一份生存的攀援，一份無從預測收穫的耕耘。

或者你說那是一段令你感到嚴肅的生之奮鬥。在這裡，你聽到號角擔任了生命的主題。當然，又有時它是一串輕盈的笛舞，像胡桃鉗組曲裡的那些短短俏麗的舞，生活的調子帶著孩童式的純稚與天真。這都不錯。組曲式的日子總是閑適而豐富，多變而流暢。它們不屬於一個主調，但它們織成一段千花百卉的繁華，給歲月塗上了彩色，綴上了歌聲。

九、活在快樂中

陳火泉

人人都希望活得更快樂、更健康、更長壽，希望自己和自己所愛的人都能快快樂樂平平安安地活下去！

人類自太古洪荒以至於今日，如果說有什麼觀念是千古不移的話，那就是：古代希臘哲學家亞里斯多德所說的「快樂就是生命的意義和目的，也是人類生存的總目標」；還有一位奧妙的悲觀主義者，德國哲學家叔本華的一句智慧名言：「快樂乃是健康所開放的花朵，而健康則從勤勞、節欲、衛生產生。」

一點也不假，健康必須力求身心兩健，保養生理的健康，也必同時保持心理的健全，才能整合身心兩者的愉快，延年益壽。

所謂「病得苦哈哈，任他睡金床，也無法笑哈哈」，健康一失，不但肉體受病痛所苦，而且精神也會感到不愉快，生命就會枯萎。縱然具有凌雲搏鵬的壯志，但卻沒有充分的體力，為之後盾，以致「壯志未酬」，那該是人世間最大的悲劇——人生之最大不幸！

幸福之道，不在富有，而在智慧。

一個人如果是有智慧的，即使身患重疾，他遲早會發現疾病的痛苦應該僅限於肉體。疾病而心灰意冷，徒增不幸的情緒；疾病而自暴自棄，不啻自己摧殘自己。

有智慧的病人曉得人在病痛中，與其日坐愁城，不如樂觀進取。如果身體還挺得住，最好能照常工作。他深信工作能分散自己對病痛的集中感覺，工作也能填補空虛，工作更能驅除煩慮和憂愁。

伏爾泰，這位法國啟蒙大師就是一個最好的榜樣。他曾經現身說法的說過：「我若是覺得不舒服，便寫文章，文章是可以治病的。」又說：「我的職業，就是把我所想到的說出來。」他有著極豐富及燦爛的思想，他所想的盡是值得說的，而且是不能說得再好的。他以精思警句，鼓吹自由精神，曾經豪壯地說過：「書本可以統治世界——至少它可以統治有文字的國家，只有教育是爭取自由的最大力量。」他認為，嚴肅的人生乃是一種病態。一七三七年，他寫給菲特烈大帝的信中就有這麼一段諍言：「人生難得糊塗。許多哲學家甚至不知一笑除愁。他們的苦惱真是活該！」

十、在冬天燃燒的樹

陳木城

一年來，春天的櫻花開過，木棉花開過，油桐花開過；夏天的鳳凰花開過，大花紫薇開過；秋天的臺灣欒樹開過，大家都風頭出盡，就是一直輪不到這棵青楓出頭。熬到秋收冬藏了，好不容易來了一陣冷鋒，又正好是乾冷的寒流，這棵青楓終於在寒冷的冬天裡，展現它繽紛的風采，綻放出它的光熱，贏得了讚嘆的眼神。

很久沒有這樣，靜下來好好的看一棵樹了！謝謝這棵青楓，滿樹的紅葉讓我停下腳步，感受一下季節的遞移，分享它最繁華的一刻。我也知道葉紅了之後，就將會凋零飄落，鉛華落盡，等春天來到，一切從新開始。台灣雖然是四季長青的亞熱帶，都虧還有一些落葉喬木，提醒我們注意季節的遷移。生命的春夏秋冬，有燦爛的時候，也有凋零萎落的時候。

我家門前有一片臺灣欒樹，不久前還是繁花滿樹，經過最近的幾番風雨，現在竟是花謝葉落，只留下幾株乾枯的蒴果，在寒風中顫抖，顯得多麼寂寥落寞。假日在欒樹下散步，不經意在樹下發現欒樹的種子，埋藏在枯葉碎裂的軟泥中，不覺感動不已。大自然即使在最艱苦困頓的時候，人們都忘記了它的存在，它自己卻不忘偷偷的埋下生命的種子，積極的準備著下一個屬於自己的季節。

有誰知道四月裡曾經是最風光的油桐，現在怎麼樣了？有誰知道，六月裡紅遍半邊天的鳳凰木，它們的冬天是怎麼過的呢？當人們隨著繁花落盡，看花的人群散了之後，它們在夏天的炎陽下結果，在秋天的送爽金風吹拂下成熟；當冬天刺骨的寒風吹落它們的葉子，也吹落它們的種子，一棵光禿禿的樹，其實也是很美的。枝葉繁茂有它的風姿，一身綱舉目張有它的風骨。在寒風颯颯中，枝桠蕭條，它們依然在風中挺立，等待春天，等待另一個新的開始。

臺灣四季如春，許多樹都是一年長綠，這些四季分明的樹，就顯得特別難得珍貴。我喜歡它們會在冬天的時候，把所有的葉子脫落殆盡，然後在春天的時候，瘋狂的抽出嫩綠的新芽，長出一樹翠綠的春衫。它們懂得「捨」，蕭蕭灑灑的，落落大方的「捨」，徹徹底底地把自己「歸零」，就好像胭脂粉黛，一夜之間竟可以洗盡鉛華，從燦爛之中，甘之如飴的歸於平淡。這麼毫不遲疑，決不眷戀，都源自於它充滿自己，相信自己可以從零開始，相信自己可以風華再現。相較之下，人真的不如樹了，能這樣大捨大得的人太少了，對人來說堪稱是一樁偉大的行為，值得令人讚嘆的壯舉！